乐山日报 3版
校对：刘宏伟 2024年8月11日 星期日
海棠 HAITANG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代世和 编辑：宋亚娟
版式编辑：李英勇

城市走笔

豆腐脑的满城烟火

■ 杨景岗

乐山人吃豆腐脑，是不看时间，只看心情的，一年四季可以吃，每日早中晚可以吃，也可以随时零嘴打尖。心情高兴时，吃碗豆腐脑；百无聊赖时，也去吃碗豆腐脑。

“今天天气真正好，想去吃碗豆腐脑！”当南方人和北方人还在为豆腐脑是甜还是咸争执得不可开交时，乐山人总是会心一笑，“来乐山吃豆腐脑，体会不一样的味道。”

在乐山，豆腐脑不只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创造，一种态度。

多年以前，刚来乐山工作，在街头找地方午餐，同事说：“走，去街角那家店吃豆腐脑。”豆腐脑？自己概念中的豆腐脑不就是小吃吗？一小碗白白嫩嫩的豆腐花，加点调料，再放上一小勺酥脆的黄豆粒，撒上翠绿的葱花，就是一个小零嘴，这能当午餐吗？

来到小店门口，嚯，这叫一个生意兴隆，座无虚席啊。

同事一通眼花缭乱的点单，少顷，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上桌，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惊艳，花生米，大头菜粒，各式配料，关键还有扎扎实实的蒸牛肉，五颜六色，浓香扑鼻，这是豆腐脑吗？一勺入口，满足了味蕾的所有想象。在麻辣鲜香中，配上一个加入蒸牛肉的白面饼，乐山话叫“咔饼”，这就是一顿既简单又美味的午餐，直吃得鼻尖冒汗。

豆腐脑是有流派的，多以地域为区别，牛华、苏稽、夹江、峨眉、犍为……配料不同，风格有异。牛肉、肥肠、酥肉、鸡丝、馓子、蛋冲、鸳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乐山豆腐脑有太多的风格，大家口中这个派那个派，其实，街头巷尾每一家老店，自己就是一派。全城都是大大小小的豆腐脑店，每个乐山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天花板。就如同一百个人心目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每一个乐山人心目中，都有一碗豆腐脑。

乐山人吃豆腐脑，是不看时间，只看心情的，一年四季可以吃，每日早中晚可以吃，也可以随时零嘴打尖。心情高兴时，吃碗豆腐脑；百无聊赖时，也去吃碗豆腐脑。春风飘荡在大渡河上的日子，秋意金黄铺满岷江岸的日子；酷热挥汗绿心路的天气，白雪飘落峨眉山的时节，散落在乐山城大大小小的豆腐脑店里，永远人进人出，生意兴隆。

周日的早晨，老胡回到老家场镇，在县城工作多年了，常回老家转转，看看熟悉的街道，与老街坊聊聊家长里短。

到巷口那家店来一碗豆腐脑，勾起多少美好的回忆。老胡给老板王大哥递上一支香烟，许是太忙的缘故，王大哥随手把烟别在了耳朵上。

“今天来碗啥味道的？我们新推出了一种糖醋味的豆腐脑，要不要试一试？”

“年轻时就在你的店里吃豆腐脑，现在我的小孩都大学毕业了，时间好快。”

“我记得你和你老婆要朋友，第一次见面，在十字路口那个百货商店，然后来我店里吃了一碗豆腐脑，呵呵！今天你老婆没来？”

“几十年了，你都老了，我再干几年也快退休了。这个糖醋味是啥时候想起来弄的？”

“嗨，年纪大了，有些累不过来了，娃娃现在接手，我每天还是来看看。一来在家闲着无事，二来也不放心，做豆腐脑要讲质量，讲味道！这个口味就是我女儿提出来弄的，说是年轻人喜欢，一推出来，果然得到大家好评，特别受小姑娘喜欢。”

老胡尝尝：“不错不错，酸酸甜甜，回味也带一点辣。年轻人的喜好不同，不过我还是喜欢传统的麻辣口味。”

“大家喜欢就好！年轻人想法多，最近又在试验咖喱口味。街坊邻居，都是熟人，这配料品质不敢含糊，量也不能减，一碗豆腐脑做的是良心生意！”

这样的故事，在乐山街头巷尾大大小小的豆腐脑店里，悄悄上演着。

乡镇老街深巷，地远路偏，挡不住人们对美味的追寻。远道而来的游客，附近的乡邻，饭点时间把过道挤得座无虚席，只为点一碗豆腐脑细品麻辣鲜香烫。食之过半汤汁渐薄，豆花已尽，有老饕取热气腾腾的米饭，拌入汤汁，米粒晶莹，饱吸汤汁，滋味更浓，“纵有海参鱼翅鲍鱼，也不及我这一碗豆腐脑捞饭，管饱又有滋味。”食罢，汗湿衣襟，出得门来，清风徐来，心神通透，人生的滋味也不过如此，乐山人的幽默、淡然，体现得淋漓尽致。一碗乐山豆腐脑，满城嘉州烟火情。

在乐山，豆腐脑是一道美味小吃；豆腐脑也是一种创造，把简单做到极致的创造；豆腐脑又是一种态度，于平淡中见惊喜的生活态度。

菜里奔波

■ 宋扬

父亲的菜园一年四季蔬菜不断。春天，两排韭菜绿油油的，接力冬天葱的水灵；夏天，很矮的辣椒枝上竟能吊出个头挺大的青椒，南瓜、黄瓜在竹架上一个劲儿往高处爬……

父亲这一生，用辛勤和认真对待每一寸地。曾经，从父亲的地里长出来的每一棵菜，都是他改变家境的希望。而今，它们中的每一棵，都饱含了他对儿女浓浓的爱。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村以种菜、卖菜为生的那户人家造起了二层砖瓦楼。父亲和母亲一合计，把我家四口人的地拿出一半，也开始种菜。后来，种菜的越来越多，蔬菜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种菜没挣到钱，菜地又改回粮田，父亲只得跟随打工潮挤上了去往沿海城市的绿皮火车。父亲在嘉兴、无锡、上海辛苦辗转了一大圈，依然没挣到钱。那年春节，父亲回家过年，听说生姜产量高，价格还不低，父亲不走了，谋划大面积种生姜。父亲坐大客车从乡场转县城，县城转省城，省城再转县城，县城又转乡场，最后步行，父亲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从同省城的另一个县买到产量高的姜种。大年三十刚过，村上家家户户都还沉浸在过年的悠闲里，父亲已抡起锄头平整生姜地。父亲用锄头把大块的土坷垃拍碎，有水分重拍不散的，父亲就一锄一锄把它们挖成小块。

父亲种的姜很快冒出了碧绿的芽儿。到五月份，生姜地成了一片绿的波涛。生姜丰收了，接下来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它们卖出去，卖个好价钱。每天，天不见亮，父亲和母亲分头行动，母亲用大背篓背了三四十公斤生姜去赶乡场，父亲则用他的自行车驮五十多公斤去县城，有时也去赶临近几个大乡的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县道、乡道还不是柏油路或水泥路，雨稍大一些，土路便一片泥泞。雨天，父亲几乎只能把自行车推着走。

一季生姜能给我家带来三四千元的收入。除了日常开销，父亲攒够了我和妹妹读书的费用。我俩还算争气，先后考上了大学。如今，我和妹妹都在省城有了工作，又买了房。为了给我们带小孩，父亲和母亲不种菜了，他们把老家的地送给了亲戚耕种。虽然远离了土地，但父亲种菜的热情却丝毫不减。早些年，父亲和母亲在我这边带孩子，父亲把小区里别人扔的废旧水盆、花盆、塑料箱都收集起来，又去临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带回一些土，居然在小区人迹少至的角落像模像样地种起了“盆盆菜”。每隔几天，父亲就坐了公交车给妹妹家送去一些菜。后来，父亲的“盆盆菜”规模越来越大，引得小区的老年人纷纷仿效，终被其他业主投诉了，物业公司出面紧急叫停了父亲。事后，父亲一直为这事儿感到遗憾——“这下，吃菜不方便了！那些角落，空着也是空着，简直浪费啊……”父亲珍惜每一寸土，那是一个老农民骨子里对土地的眷恋。

近两年，父亲和母亲在妹妹那边带小侄女。所幸妹妹家住顶楼，屋顶被父亲改造成了一块面积不算小的菜园。父亲的菜园一年四季蔬菜不断。春天，两排韭菜绿油油的，接力冬天葱的水灵；夏天，很矮的辣椒枝上竟能吊出个头挺大的青椒，南瓜、黄瓜在竹架上一个劲儿往高处爬……隔三岔五地，父亲会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送来他种的菜——就跟他几年前奔波着给妹妹家送菜一样。父亲有我家的钥匙，每次送菜，他都不会提前打电话，他不愿影响我们上班。每一次，父亲总是放下菜就走了，他还得掐算着上幼儿园的小侄女的放学时间往回赶。

父亲这一生啊，在卖菜、种菜、送菜间忙碌奔波。父亲种的菜，就算只是用白水煮着吃也是极鲜美的，那菜里有父亲多年来在困境中的努力，更有他对我们深深的爱。



暮归 汤青 摄

老屋旧影

■ 蔡美美

一家人在老屋前合影留念。于父母而言，老屋是一生奋斗如燕衔泥构筑起的遮风避雨的堡垒；于孩子们而言，老屋是嬉戏玩耍学习成长的温暖港湾。

老屋即将被拆，全家回去留影作别。去乡多年回还故里，真是“瀚海飘零燕，乍归来，依依难辨旧家庭院”！十几年的离别，故乡已不再是儿时模样，而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屋啊，每一个角落都有无数儿时点滴。

堂屋中间摆放着八仙桌，一家人围桌吃晚饭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食物欠丰父母整日劳作的年代，全家只有晚饭能聚齐共餐。有一次姐姐吃不完饭，怯生生抬头小声说：“妈妈，我吃不完。”从小父母教育我们要珍视食物不能浪费，我怕爸妈发火更怕姐姐被责罚，赶忙说：“妈妈妈妈，姐姐不吃我吃。”因为小，我站在凳子上才够得着桌子，妈妈看到我圆鼓鼓的肚子已经搁在桌子上还帮姐姐求情，于心不忍就对姐姐说：“以后饭盛少一点。”我悬着的心放下了，年幼的我以为只要我求情，就可以避免哥哥姐姐被责罚，谁知后来用到哥哥身上却翻了船。

八仙桌旁靠墙摆放着一张课桌，是我们学习之处。墙上贴满奖状，姐姐和我的几乎占满整面墙：优秀班干部、三好学生、单科第一名等。好不容易找到一两张哥哥的奖状：爱卫生、劳动积极分子！当时父母对孩子们的成绩看得比天大，把读书看成唯一出路。父亲因为有文化，当了村小代课教师。哥哥文化成绩不好，特别害怕背古诗，为此挨了不少打骂。有一次又要背诗，读了很多遍一关上书页就忘得一干二净，眼看父亲就要发火了，一直高度关注局势的我急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对父亲说：“哥哥背不了，我背我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口气背完，全场静默，空气仿佛凝固。父亲看着我，有满意有怜爱。当他看向哥哥，瞬间大为光火，打骂更厉害了，“妹妹都能背，你还背不到”！那一刻，年幼的我逻辑凌乱：帮了姐姐咋帮不了哥哥呢？看着哥哥被责罚，顾不得思索，我挡在哥哥面前，拉着父亲的衣角哭着说：“不打哥哥，不打哥哥！”而今这张课桌，是否还记得我们当年求学的苦与乐？

穿过堂屋过道是灶房。姐姐哥哥放学后要做饭，姐姐踩着小板凳才够得到灶台，哥哥负责烧火，姐姐把猪油放进锅里，再把冷饭倒入，在炒好的饭里加一点酱油便是喷香的油油饭。其实姐姐也只比我大三岁，哥哥大我两岁，因为父母整天忙碌，穷人的孩子早早当起了家。

紧邻灶房的是洗漱间。冬天，一家人围着一个大脚盆烫脚，说笑中，大脚小脚烫得通红，全身微热。

走出洗漱间是水泥院坝，光滑的水泥地面镶嵌着一个日期：1982春。依稀记得，水泥地铺完快天黑了，父亲让我们提着灯照明，趁水泥还未凝固，用白色瓷砖边角料打碎成方形小颗粒，郑重其事一颗一颗镶嵌出“1982春”。

一家人在老屋前合影留念。于父母而言，老屋是一生奋斗如燕衔泥构筑起的遮风避雨的堡垒；于孩子们而言，老屋是嬉戏玩耍学习成长的温暖港湾。今日就此别过，再无相见。

一周后，老屋被推倒，成了一堆建筑垃圾。那一天我写下这段话：落叶思根舟恋津，游子乡愁万里凝；故园老屋一为别，桑梓至此寄无凭！

而今，老屋所在地修建了犍为一中新校区。于我们全家而言，老屋并没有消失，她以全新姿态延续着耕读之家的求学梦想。因犍为一中是我和姐姐的母校，我们都从这里考上大学。如今每次回去总要围着校区转悠，宽敞明亮的教室传来朗朗读书声，我们总会想起在老屋读书的点点滴滴。

百姓记事

岁月留痕

本版投稿邮箱：sft0305@163.com

八月

（外二首）

■ 仕零

这是火热的八月。玉米
在加速成熟，我仿佛看见一粒粒珍珠
从掌心滚落，又收入囊中

难得停一停，停下来看眼前的风景
这是激情的八月。万物如战马嘶鸣
向一个季节的深处奔去

这是灿烂的八月。枝头挂满了青果
那棵柿树，满身沟壑，看起来有些许年岁
仍在骄阳下绽放笑容，如我的母亲

八月，寂寞的八月。再忍一忍
再等一等，再盼一盼
秋风就会把村庄吹得遍野金黄

爱过的事物都是明亮的

雨水修补地裂，果实挂秋枝
漫步山林中，独饮一杯斑斓的寂静
与天空对视，沉陷于虚无的湛蓝
秋日盛大，落叶金黄
每一片都经历过兴衰，如人的一生
突然发现爱过的事物都是明亮的
阳光下的草叶是明亮的
草叶上的水珠是明亮的
你的眼睛是明亮的
连生死也是明亮的
何其幸运，让我于此刻捕捉到
整个秋日的豪迈与柔情
所谓爱无边际，大抵如此

亲情如山

骨肉相连。一辈子割不断一根线
——亲情。我在秋天的夜晚
看见：一堆西瓜虫，大的带着小的
更小的躲藏在大的腹下

这世界，深不可测。我们常常迷路
只有家，只有一盏昏黄的灯光
能温暖内心的潮湿、苦涩和孤寂
有一种幸福的泪水，叫做思念

血脉相连。一辈子绕不开一条路
——亲情。我在失眠的夜晚
写下：如果我们的一生有所亏欠
其中定有对父母的忽略和遗忘

入秋

（外一首）

■ 周广玲

忽然间，山瘦了轮廓
水瘦了声息，风轻拂过
带走了夏的热烈与喧嚣
纠缠的云雾，在立秋后渐渐散了场

季节缓缓，如细沙穿过指尖
一抹白，悄然绘在天边
我不回避，融入这流转的画卷
成为季节里，温柔的一笔淡烟

秋的画布上，轻轻勾勒希望
让心灵在广阔天地间翱翔
不急于归巢，不畏惧未来的霜
温柔的时光里孕育着诗行

入秋了，一切都在慢慢变化
而我在变化中找寻答案
不急，不躁，只因知道
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浪漫

秋至

秋至无声，雨断残阳
天边日落，孤鸟匆匆掠过
翅尖划破长云
往来于落云之巅
寻觅归巢温存

在季节的转角
邂逅金黄的背景
岁月的惆怅铺就昏黄
像一幅未完的画
静待秋霜

秋至，是收获的季节
无论是繁华还是凋零
都会在风的指尖悄然滑落
心若爱，便无畏孤寂与空旷
秋至心间已思绪万千